蘇長公密語目錄

卷十五

祭文　祝文

祭歐陽公文
潁州祭歐陽文忠公文
祭與可文
祭龍井辯才文
夢中作祭春牛文

禱雨蟠溪文
祈雨吳山文
定州辭諸廟文
祈晴吳山文
謝晴文
謝雪文

蘇長公密語卷十五

祭文　祝文

祭歐陽公文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蓍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爲譬如大川喬嶽雖不見其運

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葢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沒也赤子無所仰庇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爲異端而學者至於用夷君子以爲無與爲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爲得時譬如深山大澤龍亾而虎逝則變怪雜出舞鰌鱔而號狐狸昔其未用也天下以爲病而其旣用也則又以爲遲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其請老而歸也莫不惆悵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無

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追豈厭世溷濁潔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昔我先君懷寶遯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因緣出入受教門下者十有六年於茲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弔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辭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蓋上以為天下慟而下以哭其私嗚呼哀哉

陶石簣評　善用長句是太白歌行體

鍾伯敬評
何等地步

祭歐陽文忠公文　潁州

嗚呼軾自齠齓以學爲嬉童子何知謂公我師晝誦其文夜夢見之十有五年乃克見公公爲拊掌歡笑改容此我輩人餘子莫羣我老將休付子斯文再拜稽首過矣公言雖知其過不敢不勉契闊艱難見公汝陰多士方譁而我獨南公曰子來實獲我心我所謂文必與道俱見利而遷則非我徒又拜稽首有死無易公雖云亡言如皎日元祐之

初起自南遷叔季在朝如見公顏入拜夫人羅列
諸孫敢以中子請婚叔氏夫人曰然師友之義几
二十年再升公堂深衣廟門垂涕失聲白髮蒼顏
復見賴人賴人思公曰此門生雖無以報不辱其
門清潁洋洋東注于淮我懷先生豈有涯哉尚饗

鍾伯敬評淺語感傷哀而不傷至末更以與可言提醒與可妙甚

陶石簣評凄歎

祭文與可文

嗚呼哀哉與可能復飲此酒也夫能復賦詩以自樂鼓琴以自侑也夫嗚呼哀哉余尚忍言之氣噎咽而塡胸淚疾下而淋衣忽收淚以自問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乎道之不行哀我無徒豈無友朋逝莫告余惟余與可匪亟匪徐招之不來麾之不去不可得而親其可得而踈之耶嗚呼哀哉孰能惇德秉義如與可之和而正乎孰能養民厚俗如

又進一步

與可之寬而明乎孰能為詩與楚詞如與可之婉
而清乎孰能齊寵辱忘得喪如與可之安而輕乎
嗚呼哀哉余聞訃之三日夜不瞑而坐喟夢相從
而驚覺滿茵薦之濡淚念有生之歸盡雖百年其
必至惟有文為不朽與有子為不死雖富貴壽考
之人未必皆有此二者也然余嘗聞與可之言是
身如浮雲無去無來無亾無存則夫所謂不朽與
不死者亦何足云乎嗚呼哀哉

妙于形容

祭龍井辯才文

嗚呼孔老異門儒釋分宮又于其間禪律相攻我見大海有北南東江河雖殊其至則同雖大法師自戒定通律無持破垢淨皆空講無辯訥事理皆融如不動山如如常撞鐘如一月水如萬竅風八十一年生雖有終遇物而應施則無窮我初適吳尚見五公講有辯臻禪有璉嵩後二十年獨餘此翁今又往矣後生誰宗道俗欷歔山澤改容誰持一

盃往弔井龍我去杭時白叟黃童要我復來已許
十中山無此老去將安從噫參寥子往奠必躬豈
無他人莫寫我胸

陶石簣評說法

夢中作祭春牛文

元豐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天欲明夢數吏人持紙一幅其上題云請祭春牛文予取筆疾書其上云三陽既至庻草將興爰出土牛以戒農事衣被丹青之好本出泥塗成毀須臾之間誰爲喜慍吏微笑曰此兩句復當有怒者旁一吏云不妨此是喚醒他

王聖俞評子瞻以口語得罪故託之夢言

鍾伯敬評文

極妙理

惠州祭枯骨文

爾等暴骨于野莫知何年非兵則民皆吾赤子恭惟朝廷法令有掩骼之文監司舉行無吝財之意是用一新此宅永安厥居所恨犬豕傷殘螻蟻穿穴但爲蘩冢罕致全軀幸雜居而靡爭義同兄弟或解脫而無戀超生人天

禱雨蟠溪文

歲秋矣物之幾成者待雨而已穟者已秀待雨而實三日不雨則穟者不實矣莢者已孕待雨而秀五日不雨則莢者不秀矣野有餘土室有閑民待雨而耕且種七日不雨則餘土不耕閑民不種矣穟者不實莢者不秀餘土不耕而閑民不種則守土之臣將有不任職之誅而山川鬼神將乏其祀玆用不敢寧居齋戒擇日並走羣望而精誠不款

儼如對語

鍾伯敬評妙古

神不顧答吏民無所請命聞之曰號有周文武之師太公其可以病告乃用太祓之禮禱而不祠穀梁子曰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師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夫生而爲上公沒而爲神人非公其誰當之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公之仁且勇討其神靈無所不能爲也吏民旣以雨塈公公亦當任其責敢布腹心公實圖之尚饗

祈雨吳山

杭之為邦山澤相半十日之雨則病水一月不雨則病旱故水旱之請黷神為甚今者止雨之禱未能踰月又以旱告矣吏以不德為愧神以不倦為德願終其賜俾克有秋尚饗

定州辭諸廟文

軾得罪于朝將適嶺表雖以謫去敢不告行區區之心神所鑒聽尚饗

祈晴吳山

歲既大熟惟神之賜害於垂成匪神之意築場於塗卧穟生耳農泣于野其忍安視生爲楚莫汶爲吳豪烈氣不泯視此海濤反雨爲暘何足告勞有絜斯醴匪神孰號尚饗

謝晴文

敢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於某神賞罰在朝吏中明之及其有愆吏得正之雨暘在天神奉行之及其不時神得請之惟吏與神各率其職有求必獲則無虛食淫雨旣止惟神之功肴酒匪報惟以告衷尚饗

謝雪文

天不吝澤神不忘職胡爲水旱吏則不德失政召災莫知自刻雨則號晴旱則謁雪神旣不譴又滿其欲四山暮霰萬瓦晨白驅攘疫癘甲折甦麥牲酒匪報維以告潔神食無愧吏則慚慄尚饗

蘇長公密語卷十五終

蘇長公密語目錄

卷十六

志林

善自寬

蘇長公密語卷十六

志林

東坡在儋耳因試筆自書云吾始至海南環視天水無際悽然傷之曰何時得出此島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積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國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島者覆盆水於地芥浮於水

情景逼真

蟻附於芥茫然不知所濟少焉水涸蟻即徑去見其類出涕曰幾不復與子相見豈知俯仰之間有方軌八達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戊寅九月十二與客飲薄酒小醉信筆書此紙

東坡在儋耳時余三從兄諱延之自江陰擔簦萬里絕海往見留一月坡嘗誨以作文之法曰儋州雖數百家之聚州人之所須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攝之然後爲已用所

得意則超象數

謂一物者錢是也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經傳子史中不可徒得必得一物以攝之然後爲巳用所謂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錢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吾兄拜領其言而書諸紳嘗以親製龜冠爲獻坡受之贈以詩云南海神龜三千歲兆叶開從生慶喜智能周物不周身未免人鑽七十二誰能用爾作小冠峋嶁耳孫翔其製君今此去寧復來欲慰

相思時整視今集中無此詩余嘗見其親筆後
歸宜興道由無錫嘗至孫仲益家時仲益年在
髫亂坡曰孺子習何藝孫曰學屬對坡曰衡門
稚子璠璵器孫應聲曰翰苑仙人錦繡腸公撫
其背曰眞璠璵器也二事皆吾鄉人士所知輒
記於此弇州

東坡曰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而言止
而意不盡尤爲極致

張子曰造化之妙則糟粕煨燼無非教也猶莊子云瓦礫秕糠無非道也例是而言東坡深於文者也故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也張旭深於書者也故歌舞戲鬬皆草書也

欒城遺言讀書百遍經義自見東坡送安惇詩云故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荀子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朱子曰誦數卽今人讀書遍數也古人讀書精勤如此又云看書如服藥

藥多力自行

東坡題李秀才醉眠亭詩云君且歸休我欲眠人言此語出天然醉中對客眠何害須信陶潛未若賢山谷題畫无咎卧陶軒亦云欲眠不遣客佳處正難忘

李卓吾曰君且休矣我欲眠來見此語非天然一醉中無些些眠者客去同眠到曉天

諸妙甚可參詳

高致虛云東坡言過温泉壁下見詩云直待衆生
總無垢我方清冷混常流問人云何遵作因題
一絶云石龍有口口無根自在流泉誰吐吞若
信衆生本無垢此泉何處覔寒温何遵緣此知
名後來京師每有賓客必出數篇讀者無不絶
倒

留意於物往往成趣昔人好草書者夜夢則見蛟
蛇糾結數年或晝日見之草書則工矣而所見

亦可患與可之所見豈眞蛇耶抑草書之精也
予平生好與與可劇談大噱此語恨不令與可
聞之令其捧腹絕倒也

東坡少日學蘭亭故其書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
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勁迺似柳誠懸中歲喜
學顏魯公楊風子書其合處不減李北海至於
筆圓而韻勝挾以文章妙天下忠義貫日月之
氣本朝善書自當推爲第一數百年後必有知

此論者

曹公敗歸華容路多泥濘使老弱先行踐之而過曰劉備智過人而見事遲華容夾道皆葭葦使縱火則吾無遺類矣今赤壁少西對岸即華容鎮然岳州復有華容縣竟不知孰是今日李委秀才來相別因以小舟載酒飲赤壁下李善吹笛酒酣作數弄風起水涌大魚皆出上有栖鶻坐念孟德公瑾如昨日耳適會范子豐兄弟來

遂書以與之

蔣希魯家有楊文公與王魏公一帖用半幅紙有
折痕其略云昨夜進士蔣堂携所作文來極可
喜不敢不布聞子瞻曰夜得一士旦以告人察
其情若喜而不寐者世言文公爲魏公客公經
國大謀人所不知者獨文公得與觀此帖不特
見文公好賢下士之急且得一士必亟告之其
補於公者亦多矣

李卓吾曰坡公此語如其人如其人

坡老言詩至杜工部書至顏魯公畫至吳道子天下之能事畢矣能事畢而衰生焉故吾于詩而得曹劉也書而得鍾索也畫而得顧陸也謂其能事未盡畢也噫此未易道也

公嘗言觀書夜嘗以三鼓爲率雖大醉歸亦必披展至倦乃寢自出詔獄之後不復觀一字矣秦少章於錢塘從公學一年未嘗見公特觀一書

也然每有賦詠及著譔所用故實雖目前爛熟
事必令秦與叔黨諸人檢視而後出

俚語處貧賤易耐富貴難安勞苦易安閑散難
忍痛易忍癢難人能安閑散耐富貴忍癢眞有
道之士也東坡醉墨書此一段蓬家寶之甚久
後入御府世無傳者

賀下不賀上此天下通語士人歷官一任得外無
官謗中無所愧於心釋肩而去如大熱遠行雖

未到家得淸凉館舍一解衣濯已足樂矣况
於致仕而歸脫冠珮訪林泉顧平生一無可恨
者其樂豈可勝言哉余出入文忠門最久故見
其欲釋位歸田可謂切矣他人或苟以藉口公
發於至情如饑者之念食也顧勢有未可者耳
觀與仲儀書論可退之節三至欲以得罪病而
去君子之欲退其難如此可以爲進者之戒
天聖中曾瑋以節鎭定州王蔵爲三司副使疏决

河北門徒至定州璋謂馥曰君相甚貴當爲樞密使然吾昔爲秦州聞德明歲使人以羊馬貨易於邊課所獲多少爲賞罰時將以此殺人其子元昊年十三諫曰吾本以羊馬爲國今反以資中原所得皆茶綵輕浮之物適足以驕惰吾民今又欲以此戮人茶綵日增羊馬日減吾國其削乎乃止不戮吾聞而異之使人圖其形信奇偉若德明死此子必爲中國患其當君之爲

國心耿貞然透明畯真庸人在今太平時如此輩甚多

鍾伯敬評單問官一邊便妙

樞密時乎盍自今學兵講邊事畯雖受教蓋亦未必信也其後畯與張觀陳執中在樞府元昊反楊義上書論士兵事上問三人皆不知遂皆罷之畯之孫爲子由婿故知之

儋耳進士黎子雲言城北十五里許有唐村庄民之老曰允從者年七十餘問子雲言宰相何苦以青苗錢困我於官有益乎子雲言官患民貧富不均富者逐什一益富貧者取倍稱至鬻田

莊周由余沆
國極項之言

可參廟謨

質口不能償故為是法以均之允從笑曰貧富
之不齊自古已然雖天公不能齊也子欲齊之
乎民之有貧富由器用之有厚薄也子欲磨其
厚等其薄厚者未動而薄者先穴矣元符三年
子雲過予言此負薪能談王道正謂允從輩耶
真宗時或薦梅詢可用者上曰李沆嘗言其非君
子時沆之沒蓋二十餘年矣歐陽文忠公嘗問
蘇子容曰宰相沒二十年能使人主追信其言

鍾伯敬評格君心之非全在此三字

以何道子容言獨以無心故爾軾因贊其語且以陳執中俗吏耳持至公猶能取信主上況如李公之才識而濟之無心耶時元祐三年興龍節賜宴尚書省論此是日又見王鞏云其父仲儀言陳執中罷相仁宗問誰可代卿者執中舉吳育上即召赴闕會乾元節侍宴偶醉坐睡忽驚顧拊牀呼其從者上愕然即除西京留臺以此觀之執中雖俗吏亦可賢也育之不相命矣

夫然曉節有心疾亦難大用仁宗非棄材之主也

先生元祐間出帥錢塘視事之初都商稅務押到匿稅人南劍州鄉貢進士吳味道以二巨卷作公名銜封至京師蘇侍郎宅公即呼味道前訊問其卷中果何物味道恐蹙而前曰味道今秋忝冒鄉薦鄉人集錢爲赴省之贐以百千就置建陽小紗得二百端因計道路所經場務盡行

抽稅則至都下不存其半心竊計之當令負天
下重名而愛弊士類唯内翰與侍郎耳總有敗
露必能情貸味道遂假先生台銜緘封而來不
探知先生已臨鎮此邦罪實難逃幸先生恕之
公熟視笑呼掌牋奏書吏令去舊封換題細銜
附至東京竹竿巷蘇侍郎宅并手書子由書一
紙付示謂味道曰先輩這回將上天去也不妨
來年高中過當郄惠顧也味道悚謝再三次年

果登第還具牋啓謝殷勤公甚喜爲延欵數日
而去

建中靖國中坡公自儋耳歸卜居陽羡陽羡士大
夫猶畏而不敢與遊獨士人邵民瞻從學於坡
公亦喜其人時時相與策杖過長橋邵爲坡買
一宅爲緡五百坡傾囊僅能償之卜吉入居旣
得日矣夜與邵步月至邨落聞婦人哭極哀坡
徙倚聽之曰異哉豈有大難割之愛觸于心歟

李卓吾評識 有謂肯列此雜說大謬矣

遂與邵推扉而入坡問嫗何為嫗曰吾有居室相傳百年子不肖舉以售人吾今日遷百年舊居一旦訣別所以泣也坡為之愴然問其故居所在即五百緡所得者因再三慰撫之曰嫗之故居乃吾所售不必深悲當以還嫗即命取屋券對嫗焚之呼其子迎母而還不索其直坡自是遂還毗陵不復買宅借顧塘橋孫氏居暫住焉是歲七月坡竟歿于借居

淳德人所爲

昔吾先君夫人僦宅於眉爲紗縠行一日二婢子懸帛足陷於地視之深數尺有大甕覆以烏木板先夫人急命以土塞之甕有物如人咳聲凡一年乃巳人以爲此有宿藏物欲出也夫人之姪之問者聞之欲發焉會吾遷居之間遂僦此宅掘丈餘不見甕所在其後某官於岐下所居大柳下雪方尺不積雪晴地墳起數寸軾疑是古人藏丹藥處欲發之亡妻崇德君曰使吾先

崇德不媿其姑

兩公真不可及

姑在必不發也軾愧而止

鍾伯敬評崇德真坡公大導師

張安道與歐文忠素不相知時安道守成都蘇明允攜子瞻子由自眉州走成都見安道安道曰我何足爲公重乃作書辦裝遣人送至京師謁文忠文忠時在翰林得明允子瞻子由著作喜安道所薦得人因謝安道曰後來文章當屬此人矣即極力推挽故天下高此兩公

先生臨錢塘郡日先君以武學博士出爲徐州學官待次姑蘇公遣舟邀取至郡留款數日約同劉景文汎舟西湖酒酣顧視湖山意頗歡適且語及先君被遇裕陵之初而嘆今日之除似是左遷久之復謂景文曰如某今日餘生亦皆裕陵之賜也景文請其說云某初逮繫御史獄獄具奏上是夕昏鼓既畢某方就寢忽見二人排闥而入投篋于地即枕卧之至四鼓某睡中覺

有撼體而連語云學士賀喜者其徐轉仄問之即曰安心熟寢乃挈篋而出蓋初奏上舒亶之徒力抵上前必欲置之死地而裕陵初無深罪之意密遣小黃門至獄中視其起居狀適其晝寢鼻息如雷即馳以聞裕陵顧謂左右曰朕知蘇軾胸中無事者於是即有黃州之命則裕陵怨念臣子之心何以補報萬一後先君嘗以前事語張嘉父嘉父云公自黃移汝州謝表既上

裕陵覽之顧謂侍臣曰蘇軾眞奇才時有憸公者復前奏曰觀軾表中猶有怨望之語裕陵徐謂之曰朕已灼知蘇軾衷心實無他腸於是語塞

仁宗朝長公登進士科復應制科擢居異等英宗朝鳳翔簽判履任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近例且召試秘閣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試之如軾豈不能耶宰相猶難之及試又入優等

遂直史館神宗朝以議變更科舉法上得其議善之遂欲進用以與王安石論新法不合補外王黨李定之徒媒蘖不止遂作詩諷赴獄欲置之死賴上獨庇之得出止責置齊安因與近臣論人才曰軾方古人孰比對曰唐李白上曰不然白有軾之才無軾之學上累有意復用而言者力阻之一日特出手札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弃遂量移臨汝哲宗

朝起知登州召爲南州舍人不數月遷西掖登
翰苑紹聖以後熙豐諸臣因元祐諸臣例遷謫
崇觀間蔡京蔡卞等用事以黨籍禁其文辭并
墨跡而毀之政和間忽弛其禁求軾墨跡世人
莫知其由或傳徽宗親臨寶籙宮醮筵一日啓
醮道士至醮壇拜章伏地久之方起上詰其故
答曰適至上帝所値奎宿奏事良久方畢始能
上其章上嘆訝問曰奎宿何神所奏何事對曰

所奏不可知然此宿乃本朝蘇軾上大驚不惟
弛其禁且欲玩其文詞墨跡一時士大夫從風
而靡光堯太上皇帝朝盡復軾官職擢其孫符
自小官至尚書太上皇帝尤愛其才乾道末遂
爲軾製文集叙贊命有司與集同刊因贈太師
謚文忠又賜其曾孫嶠出身擢爲臺諫侍從嗚
呼揚雄之文時人忽之且欲覆醬瓿揚雄亦自
謂後世復有楊子雲當知我今東坡詩文廼蒙

當代累朝神聖之知至此

此可作蘇長公文跋